



人民文学出版社

# 法老的诅咒

[德] 沃尔夫冈·霍尔拜恩 著  
海克·霍尔拜恩  
王泰智 沈惠珠 译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

# 法老的诅咒

〔德〕 沃尔夫冈·霍尔拜恩 著  
海克·霍尔拜恩 著  
王泰智 沈惠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Wolfgang Hohlbein, Heike Hohlbein

Die Prophezeiung

Copyright © 1993, 2003 by Verlag Carl Ueberreuter, Vienna

All rights reserv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pment GmbH, Germany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法老的诅咒/(德)霍尔拜恩夫妇(Hohlbein)著;王泰智,  
沈惠珠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6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

ISBN 7-02-005583-4

I.法… II.①霍…②王…③沈… III.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德国-当代 IV.I56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23417 号

策划:哈利·波特工作室

责任编辑:王瑞琴

装帧设计:何婷

责任印制:王景林

法老的诅咒

Fa Lao De Zu Zhou

[德] 沃尔夫冈·霍尔拜恩 著  
海克·霍尔拜恩

王泰智 沈惠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北京天竺颖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300千字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2.25 插页1

2004年1月北京第1版

200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02-005583-4

定价 21.00元

## 出版说明

“世界儿童文学名著插图本”汇集世界儿童文学创作的精华,其中包括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优秀长篇小说、童话、寓言和诗歌,比较全面地代表了世界儿童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本丛书中的近现代部分,选收的大都是脍炙人口的经典名篇;当代部分选收的则是既畅销而又获得过各种不同奖项的佳作。所有作品都配以精美的插图,这些插图大都保持了原汁原味,可以让读者尽领原著的风貌。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2006年5月

# 目 录

序 幕 .....	1
-----------	---

## 三千三百年之后

第 一 章 古尸还阳 .....	13
第 二 章 不速之客 .....	25
第 三 章 密林鬼影 .....	34
第 四 章 怪犬之谜 .....	44
第 五 章 灾祸骤起 .....	54
第 六 章 佩塔赫的第一个故事 .....	70
第 七 章 突然遭袭 .....	86
第 八 章 女警萨莎 .....	97
第 九 章 佩塔赫的第二个故事 .....	108
第 十 章 机场噩梦 .....	118
第 十 一 章 生命之符 .....	138
第 十 二 章 神秘随士 .....	146
第 十 三 章 昔日医院 .....	157
第 十 四 章 幽灵战车 .....	168
第 十 五 章 再入梦境 .....	182
第 十 六 章 电话引起的灾难 .....	191
第 十 七 章 虚幻旅馆 .....	202
第 十 八 章 邪恶势力 .....	213
第 十 九 章 佩塔赫的第三个故事 .....	224

第二十章	开罗欢迎你 .....	231
第二十一章	惊魂之夜 .....	246
第二十二章	导游雅西尔 .....	257
第二十三章	金字塔下的密室 .....	268
第二十四章	法老的诅咒 .....	274
第二十五章	地下暗河 .....	284
第二十六章	神猫圣殿 .....	295
第二十七章	最后的长梦 .....	317
第二十八章	帝王谷之谜 .....	334
第二十九章	神祇的较量 .....	346
第三十章	诅咒应验 .....	370

## 序 幕

他的武士几乎全部战死，还活着的少数几个人，很快也会阵亡，青天之下没有任何力量还能拯救他们。敌人过于强大——每一个武士都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任何勇敢和斗志都无法摆脱面前的绝境。他知道这一点。他眼前的这块高地，位于峡谷之中，两侧峥嵘的岩石被烈日照射得炽热无比，空气里充斥着烟尘、人和动物的刺鼻的汗臭；武器的交锋和人体碰撞的声音中，夹杂着刺耳的痛苦喊叫和死亡呐喊。

但，高潮已经过去，武士们为捍卫他所进行的殊死搏斗，已经变成了绝望的退却；战斗已经没有什么意义，只是为了延缓敌人的进攻，为他的生命争取多活几分钟，但结果却只能是在羞辱中死亡。

阿肯那顿<sup>①</sup> 法老心里很明白。或许这是他作为人和神的生命中的第一次醒悟。他是埃及的统治者，惟一的神的代表，他现在才真正知道了他生命的极限；死亡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不再是在什么时间和什么地点可能发生的事情，而是在此时和此地。他不感到恐惧，或许因为他看到了那个叛徒要消灭他的军队，知道已经没有逃脱的可能。

他没有感到恐惧。

---

<sup>①</sup> 阿肯那顿(又译埃赫纳吞，活动时期为公元前 14 世纪)，即阿门诺菲斯四世，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公元前 1353—前 1336 在位)；致力于宗教改革和艺术创新。

而只是愤懑和伤心。

他心中升起一丝深深的夹带着怒气的失望，他的终结竟然是在这烈日下的炽热的沙漠上悲惨地死去！

他不明白，为什么必须是这样的下场？

他不知道谁是他的凶手，或许这也是他感到最难过的事情：必须死去，却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自己犯下了什么罪行。那些拼死保卫他的勇士们，也必须以这种残酷的形式遵守他们的誓言——失去生命，但他却无法告诉他们一个合理的原因，而且也不知道他的凶手到底是谁。

阿肯那顿拖着沉重的脚步，继续向狭窄的岩石缝隙中走去。刺眼的阳光几乎使他失去视觉。每走一步都耗费他极大的精力，每一次呼吸都是一次折磨，都像是一支炽热的燃着火的箭穿透他的身躯。他知道，他很快就无法再忍受这种苦难。他不是一个强壮的人，和他前任的法老们相比，他很少外出狩猎，也从未参加过征战。是啊，过去尼罗河五次泛滥期间，他甚至没有离开过他的阿赫特阿顿王宫。也许正是这些疏忽，现在他的报应来了。他的身后是被烈日烧焦的沙漠，一个强壮的汉子也许有可能坚持走到王国的首都底比斯，这本来是他这次旅行的目的地。阿肯那顿想，这也许不仅是他旅行的目的，也是这次卑鄙的袭击的根源。他在建立新的王国过程中废除了不少旧的制度，这不仅惹怒了过时的神祇，而且也惹怒了他们的祭司，他并不像一些人以为的那样糊涂：他当然知道，他的很多子民还在秘密信仰旧有的宗教，还不能摆脱旧有的迷信，其中也包括一些有影响的人物，一些祭司和将军。但阿肯那顿认为，他们之中没有人敢于暴动，敢于弑君！他突然意识到，他已经把自己当做一个死人，如果他现在还有力气的话，他或许会笑起来，但他现在只能歪挑一下嘴唇，最后出现的并不是微笑，而是一副痛苦的扭曲。

他走到了那块狭窄石缝的尽头，停住片刻，回首向身后望去。峡谷中笼罩着浓密的烟尘，几乎看不见山下惨烈的场面。在下面





阿肯那顿法老

仍然战斗的，是那些勇敢者中最勇敢的人，然而，即使是一头雄狮，面临上百条豺狼的同时袭击也有筋疲力尽的时候。他的最后一名武士即将阵亡，然后那些人就会上来，就会把他也杀死。一股刻骨的悲痛，在阿肯那顿身体里扩散着。这是为什么？他做了些什么，使他们举起了拳头，反对他，反对国家的君王，反对一个神？他到底做了什么，使那些他和他的人们始终崇拜和赞美的神祇把他抛弃？

他颤抖着把脸转向旭日，强烈的阳光照射得他眼睛发痛。阿顿<sup>①</sup>，他想，你为什么把我抛弃？你为什么离开你的儿子？是你把国家交给他统治这里的人们，是他扩大了你的荣誉，把其他神灵赶了出去。

但是，燃烧着的太阳圆盘却没有回答，只有它的光继续烘烤着阿肯那顿的眼睛。它的炎热吸干了阿肯那顿身上最后的水分。他渴，难以忍受的渴。他，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渴和饥饿，他一生中，每一个愿望都是被人们从眼神中看出并给予满足。他根本就不懂得匮乏是什么含义。而现在，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甚至希望用一口水来交换一切。他摇晃着继续向前走去。他已经没有力气奔跑，而且他也根本不想再奔跑。他早已意识到，一切都已经过去，已经没有他可以逃往的地方。他离开战场后走的每一步，都只能是他痛苦的延伸。

尽管如此，当他来到峥嵘的岩石之间，遥望面前那辽阔的布满乱石的平原时，却不想停住脚步。在那遥远的天边，他仿佛看到了山峦的影子，但那或许只是他眼前的黑色迷雾造成的幻影。他吃力地一步一步走着，在干渴和疲惫中已经半死。他的四肢就像悬在身上的铅块，他所吸进的每一口空气，都像是一团火。他的双脚早已磨破，在炽热岩石上留下了血红的脚印。在往山上走的路上，

---

① 在阿肯那顿法老执政以前，古埃及人信奉太阳神拉及其他神祇，他执政后改奉单一的神灵太阳圆盘阿顿。本书主人公——十五岁的男孩也叫阿顿。

他跌倒过一次，双手被尖利的石块划裂。他不知道，他为什么还不放弃，为什么还要等待他们上来把自己杀死？死亡在他看来是一种解脱，但不知是什么还在驱使着他继续折磨自己，仍然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尽管这只能意味着痛苦。

他的脚终于陷入了一个石缝之中。他翘起了一下，想支撑住身体，但还是跌倒在地，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了脚上。他感到他的左脚腕折断，一阵剧烈的疼痛，但却仍然是那么奇怪的不现实——好像有这种感觉的根本就不是他，而是另一个人。一个死去的人；一个他很快就要成为的人；一个死去的国王，一个死去的神。但他的死却和他的一个普通子民没有什么两样。

在一瞬间，他怯懦地躺在那里，等待着强大的死神向他走近。但他的时限尚未到来。恰恰相反，他感觉到生命再一次回流到他那伤痕累累的身躯。那是一种十分奇特的感受：他已经受到致命的伤害，他感觉到每一个细微的伤痛，鲜血从伤口中不断涌出。突然，似乎有什么又把他拉了回来，似乎有一种比死神更为强大的力量，向他伸出了手，把他推回到活人的世界。因为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来，还不能泛舟在死神的黑水之中，因为还有什么需要他去完成。

难道是太阳神阿顿终于记起了他的孩子？阿肯那顿法老痛苦地呻吟着，他睁开眼睛，看到了自己鲜红的血和带有咸味的眼泪流在了一起。他使出肢体中最后一丝力气，转身仰面躺在地上，强迫自己凝视着那惨白而炽热的太阳圆盘。他只要盯视太阳稍长一点时间，他的眼睛就会被烧焦，然而，现在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确实，天空中燃烧着的圆盘前面有什么在移动。一个阴影，巨大、强壮和黑色，手中拿着闪闪发光的青铜长矛。一瞬间，阿肯那顿产生了一种强烈而粗犷的希望，使他又有了力气用胳膊支撑起身体。

他眼中的薄雾散去，他终于看到，是谁来到了他的眼前。

他所看到的，使他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在一瞬间甚至忘

记了疼痛，忘记了他左手的剧烈颤抖，忘记了他心肺中的火焰。他难以置信地睁圆了眼睛，望着那个颀长的身影，正从太阳方向朝他走来；那身影的手臂上挂着一面残破的盾牌，额头上的伤口流着血，手中拿着一支沾满血污的长矛。

“是你？”阿肯那顿法老疑惑地轻声说，然后，再一次带着莫大的惊惧，几乎是呐喊：“怎么是你？”

他的凶手离他这么近，那影子就像是一块蛛丝织成的黑色尸布，覆盖着阿肯那顿的面孔。他手中的长矛在颤抖，拳头紧紧地攥着，骨节清晰地突出来。

“对，”那影子说，“是我，你这个白痴！”

“可是……为什么呢？”阿肯那顿轻声说。他不明白。不正是他，曾大力支持他的宗教改革吗？这是他的朋友啊！

“为什么？”他再一次轻声问。

“为什么？”叛徒重复说，笑了起来。“你自己不知道吗，你这个白痴？”他举起长矛，好像立即要刺下去。他的面孔变了形，但他又把胳膊放下了。

“因为你是我们国家的灾星！”他充满仇恨地说，“因为你背叛了古老的神祇，把埃及带到了毁灭的边缘！你不是法老！你从来就不是！你只不过是一个白痴，一个傻瓜，永远不应该登上这个国家的王位！杀死你，是你的荣耀。我应该把你丢在这里，让豺狼把你吃掉！”

“灾星？”阿肯那顿望着叛徒那张狭窄而年轻的脸，却无法感到仇恨或者愤怒。“可，我给你们……带来和平呀！”

“你的和平！”叛徒尖刻地笑了起来，“直到现在你还不明白！你说和平？我们的敌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强大！他们潜伏在我们的边界，就像是一群鬣狗，正在寻找下嘴的机会！国内的人民不要你的神，整个祭司队伍都在骚动之中！这就是你的和平！”他突然喊道：“这个国家将因为你的和平而毁灭，你这个该诅咒的白痴！这不是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和平！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艺术的摆设

和美丽的辞藻，而是一个强大的君主，加强自己的权势和力量，让它的敌人在恐惧面前跪倒在地！”

阿肯那顿无言地望着叛徒，然后又轻声说：“原来这就是你所需要的。你想自己当法老！”他凄惨地笑了。他的血管中有什么流进他的喉咙，使他说不出话来，强烈地咳嗽着。他终于又稳定下来，控制住自己的声音。

“你不会成功的，我的朋友，”他温柔地说，“我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法老，或许确实是一个懦弱的君王，就像很多人所看到的那样。但有一点我却从来也不是：像你一样的叛徒！一个双手沾满合法君主鲜血的人，绝不能登上埃及法老的宝座！”

叛徒摇了摇头。“请放心，阿肯那顿。谁也不会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也不会知道你被谋杀。你从来没有离开过阿赫特阿顿王宫。”

阿肯那顿一时迷惑不解，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出现在他的脸上。“这是不会有人相信的。”他说。

“会的，”叛徒回答说，“难道你已经忘记，正是我向你建议不要做这次旅行的吗？”

阿肯那顿苦笑着说：“但一开始是你向我建议做这次旅行的，是不是？”

“正是。而且我的计划实现了。我的其他计划也会实现的。这个国家将属于我。也许不是明天，也许也不是下一个尼罗河泛滥之后，但总有一天！”

“在我之后，会有别人上来，”阿肯那顿说，“你想把他们都杀死吗？”

“别人？”叛徒笑了，“呃，你是说图坦卡蒙<sup>①</sup>吗？他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孩子要统治这个国家，就需要顾问和朋友。埃及的王

---

① 图坦卡蒙(活动时期为公元前14世纪)，古埃及法老(公元前1333—前1323在位)，因一九二二年发现他的陵墓完好无损而闻名世界。

位太大了，一个像他那样的孩子，是占不满它的。你也是需要朋友的——难道你忘记了吗？”

阿肯那顿的面色黯淡下来。“你是从第一天就已经计划好了，是吧？”他问。

“不是从第一天，”叛徒回答说，“但已经很久了。是的，我恨你，阿肯那顿！你把我们的国家带到了毁灭的边缘。你藐视古老的神祇，破坏了古老的秩序。为了这个我就要杀死你。我要像你对待神祇的名誉那样来对待你：我要毁掉一切对你的怀念。你将根本就没有存在过，自称为阿肯那顿的阿门诺菲斯四世！后人将不会知道，还有过你这个人。”他轻轻地笑了起来，他的笑很难看，“就像没有人会把我称为凶手一样。不是这样吗？我不可能杀死一个根本就不存在的人！”

“你……真是发疯了。”阿肯那顿轻声说。

“也许吧，”叛徒回答说，“但是，为了推翻一个发疯的人，就需要另一个发疯的人！”

说完这句话，他举起了长矛，冲过去深深刺入阿肯那顿的胸膛。长矛的尖头穿透阿肯那顿的背部，被地下的岩石所折断。

叛徒喘着粗气又站起身来，望了一眼那个弯曲的突然变得如此可怜的身躯。他转过身去，想回到他的战士们那里，这时候阿肯那顿呻吟着睁开了眼睛。叛徒呆住了。一种极度惊惧的表情出现在他的脸上。法老……他还活着！

“叛徒！”阿肯那顿用垂死的声音说，“你……欺骗了我。你……违背了向太阳神阿顿许下的誓言！你……杀死了我。我诅咒你！”

“住嘴！”叛徒喊道。他的声音尖利，眼睛里闪着凶光。但他却不敢接近躺在地上的身躯。

“你……杀死了我，”阿肯那顿重复着这句话，“为此我要诅咒你！但不是用死亡，那将便宜了你。你将……活着。你将永远得不到安息……直到……有一天……一个死人把所有武士从他们的

沉睡中唤醒！只有那时，你才可以死去！这就是埃及法老阿门诺菲斯四世对你的诅咒，你这个叛徒！”

说完这句话他就死了。

他的身体最后一次拱起后落到了地上，叛徒可以看到，生命从他的眼睛中消逝了。

叛徒站在阿肯那顿尸体前很长时间，低下头望着地面，但却无法在头脑里排除掉最后那些话语的恐怖：“你将……活着。你将永远得不到安息……直到……有一天……一个死人把所有武士从他们的沉睡中唤醒……”





# 三千三百年以后